

科学发展观视阈中的中国国家安全观

刘海泉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人文社科部, 上海 201620)

【摘要】随着国内外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中国的国家安全观。当今世界各国除面临传统的军事威胁外,还面临复杂多元的安全新议题和新挑战,因此必须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建立新时期的中国国家安全观。科学发展观指导的安全观要求我们在对外政策中必须把国家安全和全人类利益结合起来考虑,在追求自身安全同时兼顾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就要树立一种“共同安全”的观念,以合作安全观代替传统的自助安全观,从更长远的战略高度思考安全问题。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国家安全观;和平与发展;对外政策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13)03-0012-05

国家安全是一个最基本的政治概念,也是一个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是国家存在的首要条件。所以,谋求国家安全是每一个国家必须追求的目标。当今世界各国除面临传统的军事威胁外,还面临一系列多元复杂的安全新议题和新挑战,很多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和调整自己的安全观念。“国内经济迅速发展与能源、资源消耗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等方面出现新问题;经济实力发展与军事实力发展不相匹配之间的矛盾不断增加;传统安全威胁比例下降,非传统安全因素比例上升;融入国际社会后原有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机制受到全球化进程的挑战。”^[1]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去认识和把握我国新时期的国家安全观就尤为重要。本文尝试从科学发展的视角去审视我国当前的国家安全观。

一、国家安全观及其发展

1. 国家安全及安全观的界定

在汉语里,安全的习惯用法是指一种状态,它有三个含义: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在英语中,“安全”为“security”,意思是:“safety, freedom from danger or anxiety”,翻译成中文是

[收稿日期] 2013-04-20

[作者简介] 刘海泉(1980—),男,江苏大丰人,博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人文社科部讲师,主要从事国家安全理论研究。

指“无危险、无焦虑,提供安全保障,免除了危险或焦虑的自由。”^[2]中英文二者表达的基本意思是一致的,即安全是指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但英文的词义更宽泛些,一方面亦指安全的状态,即免于危险,没有恐惧;另一方面还有维护安全的含义,指安全措施与安全机构。根据安全的词义,本文认为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没有危险,不受威胁。

在国际政治中,一方面,安全是一个基本的概念,阿诺德·沃尔弗斯对安全作的解释堪称经典,他认为:“所谓安全,从客观上来讲,是指所拥有的价值不存在现实的威胁,从主观上来讲,是指不存在价值受到威胁的恐惧。”^[3]另一方面,安全也是一个基本的价值,国家追求安全总是相对他国或一个国际体系而言,要实现安全就只有使相关的各方面都感到安全,单方实现的安全是不可能长久和稳定的。

安全观是“一个国家对其自身安全利益及其在国际上所应承担的义务和所应享受的权力的认识,是对其所处安全环境的判断,同时也是对其准备应对威胁与挑战所要采取的措施的政策宣示”^[4]。它通常是指一个国家在制订和推行外交政策、维护国家安全过程中体现的对安全问题的认识、观点以及形成的理论体系。它包括国家对其所处的安全环境的评估,对所面临的安全威胁的判断,对安全利益的认识,制订国家安全战略和确定安全目标,以及具体采取何种手段来维护安

全。简言之,安全观是对所处安全环境的认识,是指导具体的安全政策的理论和思想。

2. 国家安全观在西方的发展

国家安全观在西方是伴随着各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演化而发展的。

西方长期以来,现实主义一直主导着国际关系理论,其对人性的悲观看法,形成了对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竞争与冲突的认识,认为国家之间的安全是“零和”博弈,因此各个国家就会选择“自助”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安全。在面对军备竞赛导致的“安全困境”时,传统现实主义倡导均势战略,即通过自身或联盟的力量来制衡潜在或现实的对手,从而达到维护本国安全的目的。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传统现实主义的影响力不断下降,取而代之的新现实主义安全观对传统现实主义安全观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强调国际合作在一定条件下是可能的,并且注意到经济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但其并不否认均势对国家安全的作用。总之,现实主义的安全观是一种“个体安全观”或“单边安全观”。

理想主义从人性善的角度去分析国际社会,虽然承认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但相信教育可以唤醒人们的良知,国家利益可以协调。其认为现实主义倡导的均势无法维护国家安全,主张通过集体安全来维护国家安全,但这显然与国际社会现实不相符合,所以某种程度上,集体安全是大国安全博弈的手段,是打上强权烙印的合作。

新自由主义从全球化出发,认为国家间经济的高度相互依赖使他们不可能发动战争,而且全球问题的出现使军事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作用日益下降,加上国际社会受多个行为体影响的现实,其强调维护安全必须依赖制度,即国家是有理性的,会权衡行为的得失,相信遵守制度可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建构主义也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但与其他安全观强调物质力量有所不同,其主要聚焦于社会的建构而非安全的客观方面,通过互动构筑不同性质的文化,强调规范、认同利益和知识在战略目标中减轻安全困境以及在安全互动中培养共有意识的作用^{[5]22},期望最终建立“安全共同体”来实现和平。

3. 国家安全观在新中国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至今,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

化,中国的国家安全观也经历着重心不同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在国内,经济上百废待兴;政治上反动阶级和反动势力妄图动摇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拒绝承认新中国,并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对中国奉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和军事上包围的策略。20世纪50年代爆发朝鲜战争,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边境紧张对峙,同时中印边境冲突升级,台湾海峡局势紧张,这些都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在此背景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维护国家生存安全、捍卫国家独立作为中国一切安全活动的宗旨,把保卫中国的独立、安全、领土完整、中国人民的革命成果作为根本任务。

改革开放之时,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国家之间竞争的重点由军事实力转向综合国力。与此相应的是,中国面临的威胁由战争转向发展,发展不仅关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关乎社会主义制度的存亡。因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高度重视政治安全的同时,日益突出经济安全的重要性,使得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内容发生历史性的变化。

冷战后,政治呈现多极化的趋势,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中国面临的威胁呈现多元化,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新安全观。1999年3月,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作了题为《推动裁军进程 维护国际安全》的演讲,第一次明确阐述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思想。江泽民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家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我们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6]

进入新时期,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世界正朝着多极化、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更加关注中国,更加重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2005年9月16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

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倡导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强调世界各国应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全球安全威胁,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二、科学发展观对新时期国家安全观的影响

科学发展观是对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进行经验总结,是对“发展才是硬道理”战略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与发展,适应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为了能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7]483}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科学理论,其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包含了四个方面,即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全面发展观、协调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它对于新时期中国国家安全观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1. 科学发展观开辟了国家安全的新视野

人类的任何进步与发展,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作指导。21世纪中国国家安全的维护,更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从战略层面上看,新形势下中国面临着一系列新的安全议题,如网络空间战的出现、流行性疾病的蔓延、经济贸易战的发生、金融危机的冲击、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等,都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中国国家安全带来挑战。对此,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是无法提供答案的,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满足了这一历史性的需要。

对时代的前瞻性思考,判断时代性质、把握本时期国家安全的重点是科学发展观诞生的必要前提,同时也是包括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一切国家战略思想的题中应有之意。列宁曾对分析判断形势的重要性作出论断,他指出:“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够正确

地制定自己的策略”^{[8]142-143}。可见,形势分析在战略制定中的重要性。因此,对于统筹战略全局的国家领导人在作出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战略决策时,必须要对“战略形势”进行宏观的把握,在此基础上方能作出科学的战略判断。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即遵循着这一原则。

冷战后,国际关系中各类矛盾相互交织,突发事件频频显现,国际关系处于深刻调整之中。既有以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为代表的地区性军事冲突的持续存在,又有以金融危机、能源危机为代表的非传统因素的影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间的界限更加模糊,相互影响、彼此借重的趋势明显,对国际战略格局构成重大冲击。而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的演进步伐亦不断加快,国际关系中的融合性持续增长,诸行为体间共同利益不断攀升。在这一过程中,国际政治现实既延续着旧的国际关系固有的复杂性、矛盾性;同时也在彰显着全球化时代特有的和谐、合作、共生的特点,这种特定的时代气息呼唤着新的国家安全观的诞生。

此外,中国自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巨大的跃升,国际影响力和地位今非昔比;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中国周边国家都加重了对中国的忧虑,即崛起后的中国究竟会对未来的国际秩序产生何种影响。“中国威胁论”等舆论的出现就是忧虑的表现之一。在这种利弊交汇下,中国国家安全的维护取决于中国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良性互动,取决于中国与他国分享互利互惠的安全。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来认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国家安全。

2. 科学发展观指明了国家安全的新目标

传统安全观确立了狭隘的、单纯的以军事、政治为核心的目标,使世界一直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之下。因为一国的扩充军备行为往往会引起他国的警惕,促使他国采取相同的手段来提高本国的军事力量,这种你追我赶的军备竞赛不仅使得竞争双方永无宁日,而且使得国际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不仅无法消除战争威胁,而且无法消除贫困等社会问题。

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发展观更为关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全面安全观,即“综合安

全观”。科学发展观要求，国家安全除了关注以主权概念为核心的政治与军事安全之外，仍须注重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及能源安全等一系列新问题。2010年3月12日，胡锦涛在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曾作了《牢固树立综合安全观念》的讲话，他强调“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发展变化，牢固树立综合安全观念。”^[9]

同时，科学发展观为中国国家安全在国内与国际社会两个层次设定了宏伟目标：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从内部来看，中国在快速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着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国内通过建立整个社会范围的总体和谐来解决这些问题，从而维护了国内安全。从外部来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客观的局势要求世界各国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诉求。基于这种判断，中国领导人提出“和谐世界”的构想，并将之视为长期追求的目标。

3. 科学发展观确立了国家安全的新客体

就主体而言，传统的国家安全观焦点往往都集中在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的维护上，安全概念在国际政治中多用于保卫国家领土，边界不受侵犯。历史上，中外国家都曾为扩大边界和保卫边界而战。因此，传统国家安全一般都被人们视为国家的军事安全。

而科学发展观将人作为国家安全的新的关注点。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强调新时期国家安全将人的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终极目标。科学发展观高度关注人的发展与个体安危，将之视为新时期中国国家安全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安全观念上的一个重大发展。在全球化时代，面对目标利益的多元属性，相对应的主体也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个体的安全的重要性明显上升，成为世界各国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新的焦点，特别是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背景下，人的安全成为继国家安全后又一个不可回避的主题，即使国家还没有完全从军事威胁中走出来。基于客观现实，中国领导人敏锐地认识到了新的历史时期国家安全主体的重要意义，将公民作为中国国家安全维护的新向度，并对其进

行了全面的界定与详细解读，使之更具可操作性。2006年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说中指出：“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10]

4. 科学发展观引申了维护国家安全的新手段

就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而言，一般有四个方面：政治和外交手段；经济手段；道德文化手段；军事手段。传统国家安全观信奉“战争是国际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思想，遵循“如果你想拥有和平，就准备战争”的原则，通过单边军事力量或少数几个国家的军事联盟扩军备战去实现安全目标。总之，军事实力是保护和促进国家安全与否的最关键因素。

相对于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军事手段而言，新时期的国家领导人坚定地认为，“第一要义是发展，根本要求是统筹兼顾”。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最终决定力量和最本质手段。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面对国际政治的重大变化，邓小平就已经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而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成功地证明了这个战略判断的正确性。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家生产力快速发展的需要与国内有限的市场和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对于全球性生产要素的争夺诱发出各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从而使维护国家安全的挑战呈现出多层次性、多元性和复合交织性特征。解决这些问题的最根本出路，只能是靠中国自身的全面发展。而要做到全面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统筹好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对内，通过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构建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和谐社会^{[11]69}。对外，通过发展化解国内国际存在的安全隐患，主张“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12]46}。

在具体运用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时，科学发展观指导的国家安全观要求我们全面协调运用各种手段。在政治与外交层面，中国应该利用自身影响力，确保大国关系的平衡发展，构建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周边安全战略环境，积极推动参与多

边外交合作体系的形成。在经济层面,妥善处理“粘性权力”^①的利弊,在承担国际责任时,必须兼顾本国安全和国际安全,兼顾利己与利他,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通过多种途径培育双边和多边安全所需的“共同利益”。在道德文化层面,积极利用现有信息源和网络来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的“软实力”。在军事层面,更加强调军事手段和非军事手段的综合运用。

三、结论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高级政治”(指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军事战略等)向“低级政治”(指经济发展、人口福利等)的过渡明显加快,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进一步提高。相互依存的趋势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起到溶解作用,推动了全人类利益的形成。这样,时代就赋予传统国家安全观新的内涵。传统安全观一般将消除外部军事威胁作为安全的首要目标,将强化自身军事实力作为保障国家安全的第一位的、也是最后的手段;而科学发展观则认为传统安全观不仅无益于实现国际安全,而且还是当今国际社会不安全、世界不和谐的重要因素。因此,它要求当今的中国国家安全观体现在:对外政策中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要把国家安全和全人类利益结合起来考虑,在追求自身安全同时兼顾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就要树立一种“共同安全”的观念,以合作安全观代替传统的自助安全观,从更长远的战略高度思考安全问题。

具体而言,未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第一,中国应通过更多的“双赢”式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去实现国家安全;第二,中国需将国家安全视为作为一个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要素构成的综合安全系统,尤其要重视人的安全;第三,中国收获国家安全的同时,应该承担更多的义务和责任,从而实现国家安全的可持续;最后,中国应通过更多地积极参与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去实现国家安全。

总之,由当代中国领导人于21世纪初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既是一个指引中国未来发展全局的发展理论,同时也是一个基于发展而来的宏大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正如“可持续性”一样,科学发展观也是一个极富创新性的可持续性的国家安全观,它的内涵及其指导意义将在实践中不断得到

充实。我们坚信,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必将实现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与安全。

【注释】

① “粘性权力”特指“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既不同于有形的硬权力,也有别于无形的软权力,更不能简单地将其界定为经济实力。转引自仇华飞,权力转变与国家利益维护[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2).

【参考文献】

- [1] 许嘉. 中国国家利益与影响[M].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6.
- [2] Th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 [3] 苏长和. 从国家安全到世界安全——现实主义及其后[J]. 欧洲研究, 1997(1).
- [4] Helga Haftendorn. The Security Puzzle: Theory Building and Discipline Build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90 (5).
- [5] 巴瑞·布赞, 奥利·维夫, 迪·怀尔德. 新安全论[M]. 朱宁, 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 [6] 江泽民. 推动裁军进程维护国家安全——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1999-03-27.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 [8] 列宁. 列宁全集:第2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8.
- [9] 胡锦涛. 牢固树立综合安全观念.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0-03/13/content_13161360.htm.
- [10] 胡锦涛. 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6-04/22/content_4460879.htm.
- [11] 张露, 王丽红. 基于发展的新安全理论——“科学发展观”安全内涵解读[J]. 教学与研究, 2008(12).
- [12] 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责任编辑:郭锡健】